

抗戰建國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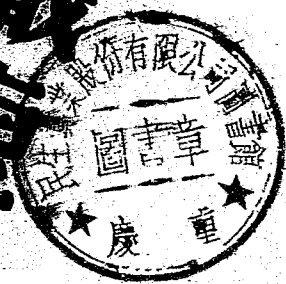
文藝通訊

汪馥泉主編

的組織

司馬文森作

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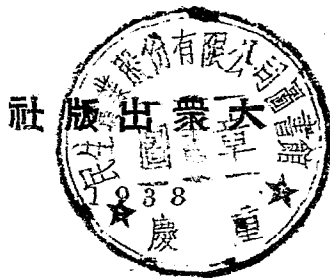
大眾出版社

抗戰建國叢書

汪馥泉主編

文藝通訊員的組織與活動

司馬文森 著



文藝通訊員的組織與活動

目次

前記.....	一
文藝通訊員運動的意義.....	三
文藝通訊的內容與形式.....	九
一 寫些什麼？怎樣去寫？.....	
二 文藝通訊與報告文學・速寫的關係.....	
文藝通訊員的活動範圍.....	三一
文藝通訊員的組織問題.....	四一
附錄.....	四七

- 一 廣州文藝通訊員總站文藝通訊員組織大綱
- 二 廣州文藝通訊員總站之文藝通訊員登記表
- 三 廣州文藝通訊員總站舉辦的五月文藝通訊競賽辦法

前記

看到斐琴兄在新戰線和抗戰文藝上，提出了關於文藝通訊員的組織問題時，我馬上便感到了十分的興趣。當時廣東文學會剛剛成立不久，我是擔任着服務組的工作。服務組的工作計劃，也有一部份是關於文藝通訊員的組織。我們在無意中談到了，大家便同意把這工作推動起來，先在廣州設立文藝通訊員總站，屬於廣東文學會成爲一特種委員會的形式而存在。

計議已定，我們即把這計劃公佈，並徵求各地文藝通訊員。完全出於我們意料外的，參加的文藝通訊員達到了空前的踴躍程度，有的是從雲南，貴州，這山國似的地方寄來，用着素樸的筆劃，訴說他們的要求和希望；大部份對於文藝通訊的內容，形式，活動範圍和組織方式，都不甚明白希望我們去答覆。



看了這些信件後，我們都深深的受着感動，但是限于人力和時間，又不能把別的事情丟開，每天專門來回這一二十封信。因此，我們就決定一個辦法，要寫一篇關於文藝通訊運動的基本工作和行動綱領的文章，使每一位參加活動的文藝通訊員同志，都有一個有系統的了解。

關於這一類的材料實在太缺乏了，這本小冊子的寫成，遇到了許多困難，最主要的還是材料。因此，我們決定專為這個問題開一個座談會，當時參加的人，除了總站幾位負責人外，還有章明和歐陽山等。這本小冊子的寫成，一部份是根據了這個座談會討論後的結論，一部份是我自己的意見。

現在，這本小冊子總算費了一個多星期工夫寫成了，我自己不敢說是要給青年的文藝同志當作「典範」來學習，只能說提供了一點參考材料，如有什麼不妥地方，我很願意接受人家的意見。

文藝通訊員運動的意義

下面是我們從幾十個文藝通訊員來信挑選出來，最能代表他們要求的幾封信：

我看了你們的號召，當時我興奮極了，我想：我也許能做一個文藝通訊員，因為我對這工作感到了興趣。

不過，先生我雖然想做一位通訊員，我却不知道該怎樣做起，文藝通訊這個名子在我是新鮮的。它到底是什麼樣的形式，要寫些什麼內容？文藝通訊員除了寫寫通訊外還有什麼活動？

——陳銘

我的職業是負着建設廣西的三位一體職，（村長兼隊長校長），也是個愛好文藝的青年。爲了生活的壓迫，使我忍痛退出學校的門檻，來充這個小差。因此，對於文藝常識很不夠，創作能力更談不上。不過，這次冒險寫信給你，是因爲你們在抗戰聲中播响了文藝戰鼓，使我捺不住心頭上的熱火，不得不向你表示一下我的哀愁與苦悶。

現在，我的工作及管理村中政務，兼做粉筆生活，薪水却很微，每月祇有東銀四元八角，還要給副村長二元，所剩不夠訂一兩份報紙。每天讀書時間很少，因爲除了教書外，還需要開會，出佈告，征工，收款，修築牆圍碉樓，清查公私槍枝子彈，嚴查客棧，清理公產，籌設村倉，舉辦公耕，修築道路，辦理成人班。……各種工作均特別緊張而且繁重！要研究文學都無精神了！

躲在農村角落里的我，既無金錢去購買書籍，又無時間去閱讀文藝作品，（每天能讀一頁，便算一頁），且無文藝朋友傾談，更無志同道合同志來指導，

這是多麼使人苦悶啊！

先生，你對於一個正在苦悶中的青年，有何挽救的方法？你們所組織的文藝通訊員組織，對於無知的我，有什麼些小的幫助嗎？

——賴宗念

我願意做個通訊員。

不過，我恐怕我的能力不足，因為我是個農學生，對於文藝沒有素養，沒有學習，雖處的是後方，題材總是有，但不知道怎樣去處理，真實地表現出來。比方，去年敵機由梅經過，沒有投彈，一般愚夫愚婦便說這是神明的靈應，所以來到也不敢放炸彈。又如本月十五日敵機十餘架來梅空襲，炸彈落在飛機上，沒有落到他們的房子，便又說是他們的神靈，假如不然，敵人把炸彈在城中隨便放下，也總要些人死的。要是敵機下次會再來襲時，不知他們又要

怎樣說的了。像這種事情，算不是題材？有沒有表現的價值？

——潘慕奇

像這一類的信，我們常常能夠收到，大部份是從鄉間和小城鎮來的，他們用着極簡陋的紙，草率的字，寫着他們的要求和苦悶。從這短短的幾十封信中已很充分的說明着，廣大的，年青的文藝工作者，是怎樣在迫切要求着指導和工作，這正如賴宗念君所說的：「無文藝朋友傾談，更無志同道合同志來指導，這是多麼使人苦悶啊！」而解決這個苦悶的最好辦法，是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文藝通訊員運動的展。

抗戰的文藝運動，在救亡的實踐中，這幾個月來始終是落在各種抗戰的文化部門後面，這主要的原因，是文藝工作做到現在，還兜不出過去那狹小的圈子，還是在極少數的文藝作家與知識份子之間，沒有廣泛的動員，沒有深入到

每一個階層，每一個部門去，和這回對日抗戰的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各方面密切的配合起來，發揮它底特殊作用，爲民族解放鬥爭服務！

文藝通訊員運動，在對日抗戰到了第二階段的現在提出，是針對這個現實，針對這個迫切的需要的。它底主要意義應該是把文藝從狹隘的圈子解放出來，把文藝運動從少數的作家身上，從少數的知識份子身上，展開成爲一個廣泛的羣衆運動。一個平常的學生，鄉村教員，工人，農民以及士兵，只要他對文藝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只要他有點文藝素養，就可以利用他底筆，粗拙地在不妨碍他底正當工作的原則下，從事文藝活動。

這不但加強了文藝的戰鬥性，也就是大衆化文藝的實踐。爲了抗戰文藝的前途，爲了最後勝利的獲得，我們有強化這一運動的必要。我們謹以最誠懇態度，向全國的作家們請求對這一工作的注意，同時并希望每一個年青的文藝工作者，都加入這一運動。

動活與織組的長訊通藝文

文藝通訊的內容與形式

一 寫些什麼？怎樣去寫？

文藝通訊員潘慕奇君，給文藝通訊員總站的一封信說：「去年敵機由梅經過，沒有投彈，一般愚夫愚婦便說這是神明的靈應，所以來到也不敢放炸彈。又如本月十五日敵機十餘架來梅空襲，炸彈落在飛機塢，沒有落到他們的房子，便又說是他們的神靈，假如不然，敵人把炸彈在城市中隨便放下，也總要些人死的……」最後他提出了「像這種事情，算是不是題材？」——見第一節。

這是一個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一個初習寫作的，年青的文藝工作者，常常感到「不知寫些什麼」的苦悶。宇宙是太大了，太渺茫了，要寫的事情又是太

多了，什麼是應該寫的，什麼是應該揚棄的，他們一點也把握不住自己。於是，有人就想出了一種巧妙的辦法，當他想寫一篇文藝通訊時，但不知道該用什麼樣形式，什麼樣的內容，就跑去翻文藝雜誌。當他翻到某一本雜誌，而且談到了某一篇文藝通訊，於是乎就如法的泡製起來，形式是一模一樣的，內容也差不多，一個住在廣州農村的文藝通訊員，可以憑着他敏銳的相像，關在茅屋中寫北方的遊擊戰鬥。我們就會收到這樣的稿件，一個住在唐家灣（虎門要塞附近）的文藝通訊員，不去寫他所能知道的，所見所聞的各種事實，却用了巨大的篇幅，去寫關於八路軍大戰平型關的文藝通訊。文藝通訊稿是寫成功了，但不真實，沒有感動力，和一篇平常虛構的文藝作品沒有兩樣。當人家指出了他底缺點來，他就十二分的失望。於是乎感歎着：「我所見到的，聽到的都太平常了，這有什麼好寫呢？」其實一個在國防前綫上生活着的人，他所見所聞而認為極平淡的事實，在另一個地方，另一些人看來就不覺是平淡了。這種要

求新奇的觀念，是應該打破的。

有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文壇上曾發生了如下現象：一個文藝工作者發掘了某一種新題材而且受了歡迎後，第二個就照着同樣的內容，把形式稍稍的改變一下，再拿來作爲寫作的主題。你來這一手，我跟着也來一手，於是乎大家都差不多了。這現象，從抗戰展開後，也還是存在的。比方在某一個時期住在上海的作家，曾全集中他們的筆去寫難民生活，市民打漢奸；雖然難民的流離失所，市民抗戰情緒的高漲，是一個特別顯著地存在着的事實，作家們的短視，單純地看到表面的一面，沒有更深一層去觀察，描寫，發掘新題材，却也是真的。結果是每一本文藝雜誌翻開來看，都是千篇一律的。現在，這現象似乎很少存在了，其實，我們也希望這現象不要再存在。

放棄了獨創性的模仿，湊熱鬧的，人云亦云的現象，現在是不應該再存在了。那麼該寫些什麼呢？我要把一句老話再拿來告訴諸位：寫你所熟識的。

從抗戰發生了後，不分前後方都已能聞到火藥味了，一般的社會狀況，因受戰爭的影響而急劇地在蛻變着。在戰區中的，由於敵人的慘酷蹂躪，田園荒蕪了，房舍被焚燬了，人們被奸淫屠殺，這一切染着血跡的事實，都是需要我們去表現，迅疾地傳播于全國同胞之前，以增強，提高敵愾的信心。

不但在戰區，在後方或鄰戰區，同時值得我們去寫的也很多；如敵機的轟炸，壯丁的動員，羣衆的抗日活動，生產和建設等。總括一句：凡有關於抗戰事業的題材，都是我們表現的對象。

在上面潘君所提供的那個例子，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材料，很可以寫成一篇很好的文藝通訊。拿出活生生的事實，具體地，形象地去說明這種迷信的舉動是愚笨的，是有害于抗戰的。高爾基曾說過一句話：「要把人類從迷信偏見之中解放出來當自己事業之目的。」這句話是應該爲每個文藝工作者拿來作重要的任務之一而學習的。

記得在不久以前，台山縣曾發生了如下的事情：每當敵機過境或來轟炸時，漢奸即放出了這樣的謠言：如果敵機一來不用怕，只要跑到空地上拿一塊白手巾在頭上搖着，神靈就會來保佑，不至于給敵機轟炸。有些愚民居然也相信了他們的話，照樣做了，結果却有很多人不明不白的被炸死了。因為，敵機把它誤當漢奸放的信號而丟下炸彈。

如果能把這活生生的事實暴露出來，是很可以作為教育廣大落後群眾之用的。

文藝通訊的中心主題，不單要去表現那些積極的題材，同時也要消極的去暴露現實，批判現實。如救國公債這件事，政府發行了這幾萬萬公債，原為適應有力出力有錢出錢的原則，以加強對日抗戰的力量。但是一到鄉間去，就變成了一種苛捐雜稅，被當地的土劣強徵地執行了，不但不能適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一個原則，反而和政府本意相背，弄得怨言載道，成為有錢者不出錢

，無錢者出錢的現象。這一現象是普遍地存在的，過程是相當複雜的。又如抽壯丁這回事也是毛病百出。一個忠實于大眾的文藝通訊員，如果能抓住這一些題材，加以分析，說明，用文字暴露出來，便可以寫成一篇為大眾所歡迎的文藝通訊了。

現在，我們再來談一談「怎樣去寫」這問題。

寫作的好壞，表現力的強弱，是隨着每個人的素養經驗來的，寫作經驗多，素養豐富，自然可以寫得出好作品，反之，就差了。

不過，對於一個文藝通訊員，并不一定要具有很深的文藝素養，很豐富的經驗，才能工作，因為我們都是在學習中，用工作來鍛鍊自己。

當他在學習寫作文藝通訊的時候，有幾點是必須留心的，如：

一，一個題材來了，你要好好的去把握它底中心，範圍太大了，在一篇文藝通訊中什麼都裝進去，自然空洞的議論多，具體的事實少，不能寫得精

彩的。比方，一個示威大巡行，或一個宣傳演講會，你應該注意的是幾個要點，如動員的方式，一般的反應，形象地，具體地表現出來，不要像一篇新聞紙上的新聞，平鋪直叙的記載；到幾個人，在什麼地方，什麼人當主席，講些什麼話，喊幾個口號，散幾張標語了事，這是一篇新聞紀事，而不是一篇文藝通訊。

二，要積極參加救亡活動，才能知道當地救亡工作的中心，動態。對那中心要有真實的了解，充分的體驗，然後才能寫出有血有肉的文藝通訊。一個親身參加遊行示威的文藝通訊員，所寫的關於那次行動的報告，一定要比一個沒有參加，而只憑耳朶聞來的人寫的更生動親切。

三，隨時隨地留心可以寫文藝通訊的材料，最好能身邊隨備一小冊子，無論在街上走路，開會或和私人談話，只要有可用的材料都可以立即記錄下來。今天不能用，留在後來總會有用處的。

四，文藝通訊員對於事件的發展過程，要加以分析：如何發生，如何發展，什麼是主要推動力量，什麼是主要的困難。發展過程有幾個階段，每個階段中有什麼特點。因此，理論的修養，對於每一個文藝通訊員是十分必要的。

五，寫時所定的主題不要過大，抓住中心，不說空話，甯可小題大做，不要大題小做，材料多時不妨分幾個中心來寫。

六，動筆以前最好先有一個大綱，何者該寫者，何者該捨棄，都應該安排好。

七，文字以文藝化為主，但須流利生動，不要作空洞的，文字上的堆砌。無關主題的描寫要儘量減少。

以上七點，是每一個文藝通訊員在寫作時應該具體的條件。這工作對於一個初習寫作的文藝工作者，是非常有意義的。每一個年青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拿出全副精神去學習，去運用這一副武器。

二 文藝通訊與報告文學·速寫的關係

在這兒，第一個使我們感覺到的疑難問題，是文藝通訊應該用什麼形式出現？它本身是否有固定的形式？它與報告文學，速寫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爲着解答這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畧畧把報告文學和速寫的形式，特徵報告一下。

什麼是報告文學？周鋼鳴先生在他的「怎樣寫報告文學」中，這樣說：

「報告文學的主要特點，是將現實生活當中所發生的某一特定事件——富有新聞性和鬥爭性的事件，立即運用具體的形象來表現，報導給讀者大眾。」

它底特點：

一，把特殊的生活現象，和具體的社會事實（事件）迅速地，具體的報導出來。但它是依據事實，忠實的，毫無粉飾的，把它的前因後果，正確的報導出

來。

二，報告文學固然是依據事實的報導，但它所依據的事實，必定是爲大眾所迫切關心，所急須瞭解的。這些事實是與現實社會整個的發展相關連的事實，與社會層日益分化所發生的生活現象的事實，與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事實，或是在抗戰時戰綫上或後方所發生的事實。

三，報告文學是富有新聞性的，他底目的是迅速的，正確的反映某一個事件和生活現象，同時它又是有一定目的性的。它底目的是在用赤裸的事實來說明，啓發，和鼓勵，用不修飾不誇張的報告，來使人走上同情被壓迫者，走上向新社會的方向去。

四，要用具體的形象來表現事實。

這是關於報告文學方面的，我們再來看看速寫方面的。

速寫和報告文學雖是兩種不同的，嶄新的文學形式，但是它們中却有一個

共同的地方，就是迅速地反映現實。不同的，速寫雖也富于新聞性，但它同時也帶着極濃厚的散文性。它可以反映某一事件中的某一個片斷和動作，某一個人物的影像，個人的心情，一個特殊場面，生活的素描和記錄。這都是用 Sketch 的手法，來描寫一個大概的輪廓。

但它的寫作方法，不應該是敘述的，而應該是充分的描寫和形象的。報告文學除了注意上面所說的，速寫的各種特點外，還要把每一個整個事件的姿態，發生原因和發展過程，特徵，內在的矛盾，發展的前途和社會意義，加以明快的記述。

有人說：報告文學好比是一部完整的電影片，而速寫則等于這影片中的某一段，某一個鏡頭，因此它給與讀者的印象是片斷的，缺少每一事件內的歷史感情。

文藝通訊既不是用報告文學的形式出現，也不是用速寫的形式出現，它只

是報告文學的一支流。對於某一種生活，某一種事件，通過作者的主觀見解，表現在文藝作品上，形式是不定型的，沒有像報告文學與速寫一樣的嚴格。不過從這三種文藝形式的接近程度上來說，文藝通訊是和報告文學更為接近的，例如最近魯彥先生在救亡日報所發表的那篇叫做長沙轟炸目擊記的文藝通訊，它可以說是一篇很好的文藝通訊，但同時也可以當做一篇完整的報告文學來讀，請看他的文章——

敵機摧殘文化的新暴行

——長沙轟炸目擊記

馮泉兄：

來信前日收到。昨天整整一上午，我在修理我的水筆，預備就寫回信給你，午飯時忽然警報來了。樓上樓下的大部分都躲向河邊去，但我們沒有動。一則這邊並無轟炸的目標，二則附近沒有防空洞，倒不如屋子里可以避免流彈，所以我們依然安靜地吃完了午飯，照顧着第二個孩子上床睡覺。警報過後將有一小時，不見放第二次緊急警報，大家以爲和平日一樣，敵機不會來了，躲在外面河邊的人便紛紛回到屋里來，却不料過了不久，緊急警報响了。不到一刻鐘，我們就聽見了遠遠地機聲响，在樓上用望遠鏡望去，西南角上來了大批的敵機。那是單翼的重轟炸機，一共二十七架，分成三隊，飛行得極高，正向我們這邊行進着。

突然，高射炮聲响了！一團團的濃煙衝上了天空，追擊着敵機，而敵機就在這時飛向嶽麓山上，對準着湖南大學投下了幾十顆重量的炸彈和燃燒彈！因爲我們正在水陸洲的西邊，和湖南大學只隔着一條狹窄的河道與半里的陸地，

我們三層樓的木屋震動那麼利害，好像從地上跳了起來一樣！

敵機丟了炸彈，就從我們的西邊往北飛去，我們走到靠河的地方，看見嶺麓山上到處起火了一！森林里，這一團煙，那里一團煙，甚至沒有樹木的山上，也往上冒着白煙！在山腳下，正在湖大圖書館的圓屋頂旁，衝起了猛烈的黑煙！卑劣惡毒的日本強盜已經把湖大數萬部寶貴的藏書點燃起來了！

高射炮聲和機聲畧畧停息了一會，我們忽然又看見十四架敵機從西北往西南飛了去。敵機在嶺麓山西邊二十三里飛着，忽然又從西南方繞向東北，對着清華大學和省立高級農業學校一帶投下了許多炸彈，然後再折向湖南大學，作第二次轟炸。有幾架敵機，好像已經把所有的炸彈都丟完了，便發出特別淒厲的機聲，低降下來，用機關槍掃射着！

昨天是星期日，天氣特別晴朗，湖大那一帶正是最好的風景區，遊山的人很多，一聽見警報，大家都蹲在半山的樹林里。敵人像是知道這些，所以毒辣

地用機關槍掃射着。

「敵人在前綫打了敗仗，會向我們的後方報復，這種卑鄙無恥的舉動，近來已有許多人預料到，但大家却沒料到他們會惡劣到專門以文化機關爲目標，一次二次地來集中轟炸！」

湖大自從抗戰以來，沒停過課，戰區出來的許多學生還在湖大借讀，這可以証明那里並沒有駐紮軍隊。湖大的東邊近河，西邊是山，這一個風景區的範圍，已經不是十幾年前你第一次在長沙時那麼小，現在連北邊大西門過河往南不遠的赫石坡起也是了。只要天氣好，這數里長的風景區是到處任人遊覽的。

就在前一個星期，我還到那些地方去遊過一次。好些私人的意思，以爲要保護長沙，嶽麓山上是應該配備幾架高射砲的。最高峰禹王碑沒有樹木掩蔽，以爲次高峰雲麓宮樹木最多，離城又近，最適合裝置高射砲。再不然，半山里也該有適宜的地方的。但是當局却並沒把那風景區劃爲設防的區域，滿山任人來去



，沒一處禁止遊覽。敵機數次轟炸長沙，都經過那一帶，沒有設防，也早知道了。那曉得強盜們昨天竟又做出這樣卑劣無恥的毒辣舉動，專門對着不設防的文化機關集中轟炸！

敵人除摧殘我們文化機關以外，殺害的是些什麼人呢？警報解除後，我在靈官渡親眼看見抬過河來的幾十個受傷的同胞中，除了兩個兵士以外，其餘的全是平民，其中還有女人和小孩。

今天早晨，我抱着怨憤的心，冒着大雨，過河去調查，一片傷心慘目的景象，真是筆墨難以形容的。

你應該還記得，從南門外靈官渡過一道河是水陸洲，再過一道河，就是嶽麓山。從那里上去，有一條很寬闊的馬路，馬路的右手有一條溪溝，溪溝的那邊還有一條小路，並着往山脚下湖南大學去的。這兩條路的兩邊現在依然是田野，一部分還用着黃白的菜花和紫色的紫雲英，一部分已經犁過，將近下秧了。

。倘使在昨天以前，你走到這條路上，除了發覺一二幢新建的房屋以外，一定和我一樣覺得沒有什麼大變動。但是今天，當我快要走完這條路的時候，兩旁田野里的炸彈洞一個一個出現了，路旁的樹枝斷的斷，倒的倒了，有許多電線斷在溪溝里。你應該還記得那條小路的盡頭有一個亭子，叫做「自卑亭」。牠的四周全是炸彈洞，而牠今天却作爲殮屍亭了。我去的時候，那里正躺着三個死得最慘的同胞。一個斷了腿子，一個沒了頭。一個是小女孩，約莫十一二歲，正赤裸裸的躺在一塊木板上，有人剛用水或油給她洗滌好，混身發着慘白的油光。正在肚臍那里，拖着一大堆血紅得可怕的腸子，那個殮屍的人在用手把牠往肚里塞。我不敢多看，把眼光轉向她的臉上，她的臉上雖然也慘白得可怕，但她那清秀玲瓏天真的美却依然存留在她的眉目間。可憐這小小的生命啊……

我不敢多看，也不敢多想了，趕快走到自卑亭北邊的炸場了一半的小茶館

呆立了一會，便向着湖大的圖書館走去。

這一帶的景象原是你十三年前所見的大不相同了。自阜亭的西邊現在躺着一個極大的足球場，塹的南邊是湖大的科學館，塹的北邊是圖書館和第一宿舍，這都是新建的二三層樓洋房。湖大的精華全在這些地方，但現在全給敵人毀滅了！

重量的炸彈，輕磅的燃燒彈，全丟在這些建築物的前後或正中，地面上這里那里數不清大大小小的窟窿，真是千瘡百孔的景象！圖書館只剩了幾道破爛的牆壁了，沒有屋頂也沒有樓板，經了一夜一早晨的雨，這時最下層還有木杉和書籍在一起燃燒着，你可以想像得到這里藏書的多，損失的大。第一宿舍是所有宿舍中建築最好的一座洋房，正中炸塌了，外面震毀了。鄰近的第二宿舍因為建築較差，屋頂上到處開了洞。第一院雖沒有命中，但門窗也震毀了。回頭到足球場南邊，科學館的一間小屋給炸倒了，館內的儀器似乎很少是完善的

，一道很大很厚的窗子，甚至還給震脫了牆壁，倒在地上。這後面，是湖大的第五宿舍，炸倒了好幾間房子。我到的時候，剛剛挖掘出一個被屋子壓得蜷屈的女屍……

你從前在長沙的時候，叫做省立高等學校的就是現在的湖大第一院，這座舊屋倒是完好的，但牠的門口「赫曦臺」，今天也變成殮屍台了。我見到一個廣東學生躺在那里……

從第一院的後門走到愛晚亭，這裏的古木最高最密集，目光所至，深溝密叢里有沒有炸彈，一時還尋不出痕跡來。但從石級上山去，可以看見好幾處燒焦了的樹木。在雲麓宮下面，我從前曾經住過一個月的崑壽亭前面，炸了一個很大的窟窿，昨天有六個人在這裏炸死了。這一帶，昨天躲飛機的人很多，因此投下來的大小炸彈也很多。從前一師的同學，常常陪着我們遊山的姜縵郎，昨天也正在那邊，離開炸彈爆發的地方只有一二丈遠，差一點點完了！

嶽麓山，這一帶最好的風景區，現在正當最美麗的季節。滿山是碧綠的森林，滿山是嫩黃的松花，滿山是芬芳的奇花異葩。在蒼翠的慢山的矮叢中，現在正盛開着通紅的杜鵑花，那是遊客們所最心愛的，昨天以前，幾乎沒有一個遊客不從那里一束一束的帶回來。但現在，滿山的杜鵑花的枝葉都焦的焦，枯的枯了，通紅的花多落在通紅的遊客的血跡里，芬芳的氣息，爲殭血的氣息所掩了……

又悲傷又憤怒，我在山間徘徊了半天，下了山坡，我又一直走向高農和清華，但一路上所見的是什麼呢？不是窟窿，就是正在等待收殮的斷肢殘體的屍身。這裡那里停放着，搬抬着白的黑的可怕的棺木……

朋友，我不願再詳細寫下去了，這一切慘象，在二十七架重轟炸機二次集中轟炸與掃射以後，你不難想像得到的。而日本強盜這種卑污無恥的獸行爲全人類所唾棄，也自不待言。

但有一個問題，你一定很關切，我必須告訴：湖大被轟炸以後打算就此停頓，還是遠遷到昆明一類地方去呢？不，湖大的物質方面的精華雖然損失完了，但湖大的精神却因此更加奮勵了，抗敵的情緒愈加激昂了！學校當局今天已經發出佈告：整理三天即行開課！一二百萬價值的圖書全部被燬了，今後讀些什麼書呢？那毫無疑義，今後的教育將愈加積極，愈加集中在抗敵救亡的教育一方面的。這却也是悲憤中所得的有關國家民族前途的喜訊呀！敬祝爲國努力！

作者在這篇文藝通訊里，通過他豐富的情感，說明了日本帝國主義爲什麼專們來對付這些無設防的地區和文化機關。——「敵人在前線打了敗仗，會向我們的後方報復。」接着，他很具體的描寫着被炸的經過情形，被炸後的慘狀，好像是活的重現在讀者的面前。高爾基在他底草原的故事里使讀者聞到了草

的香味，在這篇文藝通訊里，却要使讀者聞到了血的腥氣了。

這是一篇很富有新聞性的報告文章，然而，却沒有報告文學那樣受着一個嚴格形式的限制，這是文藝通訊的特色之一；

地方色彩非常濃厚，一草一木都是根據了長沙特有事實的，這是文藝通訊的特色之二。

假使要嚴格的替文藝通訊與報告文學劃分一條界線，也許只有這一點點。

文藝通訊員的活動範圍

文藝通訊員陳銘君，在他底給文藝通訊員總站的信中，這樣提出：「文藝通訊員除了寫寫通訊外，還有什麼活動？」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值得特別注意的問題，假使我們只把文藝通訊員運動，單純看做是一種把文藝深入民間的工作還不夠，在抗戰到了第二階段的今日，一切的組織，一切的活動，都應該是為抗戰，為民族的獨立生存。文藝和別的部門是一樣地，應該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為抗戰，為民族的解放而服務。

為着文藝通訊這種文藝形式，是最直接，最迅速，最能具體反映現實，作為教育和刺發廣大群眾抗戰情緒之用，因此，一個文藝通訊員的工作方式，也應當是多方面的，除了經常寫作外，還須參加一切救亡，研究組織工作等活動

。這種寫作外的活動，是和寫作有很密切聯系的，這理由正如我們在第二節提到的那樣。

有另一個通訊員黃惠來君，這樣提道：「爲了寫作的便利，爲了寫作的更真實，我們需要參加一切和救亡抗敵有關的工作。但是，我始終不明白它是否有一個活動的範圍？要是沒有一個範圍，那不是和另外的一種救亡活動，沒有兩樣？」

正如黃惠來君所說的：「爲了寫作上的便利，爲了寫作的更真實，我們須要參加一切和救亡抗敵有關的工作。」但是，這是有一定範圍的，這範圍應該是不不要超過我們自己的工作範圍太遠。好比如一個從事於救亡戲劇活動的人，他底任務是演劇，在戲劇的崗位上，從事于喚起民衆，組織民衆參加抗敵工作。但是爲着使戲劇更能發揮它底功效，他必須學會了歌詠，必須學會了演講，必須學會了辦壁報，畫漫畫的技能；爲着使自己的戲演得更好，爲着使自己

對於戲劇的了解，更深一層，更加深刻，他必須參加戲劇的研究工作。換一句話說：學會了歌詠，演講，辦壁報，畫漫畫，參加研究工作等，都是一個抗戰戲劇工作者的工作範圍以內的，因此，他應該學習，應該參與活動。

同樣的，一個文藝通訊員，是站在自己文藝上的崗位上，用他底筆從事于喚起民衆，組織民衆參加抗敵工作，因此他的工作也是有一定範圍的。不過，有一個原則，就是如果你是有職業的話，那麼，要以不妨碍自己的職業爲原則。我們應該活動的是多方面，如果你的環境不允許，也不能過分勉強，看看你自己的時間，看看你自己的客觀環境，再來決定活動方向：某者非參加不可，某者可以不要參加；某者是重要，某者是次要。不然，你就要常常感到職業是一種累贅，比方在第一節里賴宗念君就有這種苦悶。但是，我們要知道，從事于救亡活動，和自己的職業並不是對立的，有許多青年同志，平常時都犯了這一種錯誤，認爲要救亡非拋開職業不可，有了職業就不能參加救亡工作。事實上

爲了生活，又不能把職業拋開，於是乎感到苦悶，失望。似不知在自己的職業範圍內，也可以從事你所喜歡的救亡工作，困難自然有，但是并非不能克服的。

那麼，一個文藝通訊員的活動範圍，應當分成那幾方面呢？我以爲有如下
的幾件：

一，目前，我們正處在一個非常堅苦時代的尖端，一面是民族危機，到了空前的程度，抗戰至今已省幾省土地淪陷了，有幾千萬同胞被奴役，屠殺着；另一面是國內各階層間的空前大團結，全面抗戰迅速展開。我們是正在勝利與滅亡的交叉口上。

爲着保證最後勝利的獲得，爲着徹底的爲完成自由平等新中國而鬥爭，除漢奸外，我們都要在總的目標底下，把全中國民衆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在救亡的洪爐中，使他們受着教育和煅煉。民衆的救亡組織，在這時是盡着領導千

千萬萬無組織群衆去受教育和煅煉任務的。爲着要了解這一鬥爭的過程，爲着要了解各種各樣的動向，作爲一個文藝通訊員的同志，應該去加入這樣組織，不但要去加入，而且必須和它發生着密切的聯系。

二，一位文藝通訊員，同時必須具有新聞記者的機敏性。在平常時，要常常在自己的週圍作調查，訪問工作，（探訪。）如我們住的是一個小村，在這小村中，你必須常常去調查這一村中農民的生活狀況，抗戰前和抗戰後的情況比較。民衆武力如何，有否漢奸活動，用什麼方式活動，救亡工作的情形如何，優點在那兒，缺點在那兒？一般民衆對於抗戰的了解，反應如何等。訪問和調查是不可分離的，爲着要得到某一部份材料，須要去調查，要調查，訪問各有關的人物，團體，是一種最好的方法。

美國有一個著名的報告文學家約翰·斯皮維克，他寫了一部關於世界經濟大恐慌以後歐洲各階層，特別是關於工人階級生活情形的書，有人問他怎樣去

找尋材料，他說：「和他們談話——或者，不如說是讓他們和我談話。……我是老出去和人民談話，我每天總要訪問三十個人或四十個人，而且不讓他們知道是在被我訪問。」

在他底美國碰壁了那一部書里，他這樣說道：「我寫這本書花了十八個月的時間，跑到美國的每一個州，探究每個工廠，每一個農業區，每一個中心城市和不可其數的小城市。」又說：「我不要人担保，不要被牽着鼻子，——我們的最有好意的朋友常常引了我們到那不對的人面前去。我也許搭車走到一個有五百居民的村莊。於是和幾十個人談話以後，我自己研究出了這村莊里的一切：誰統治着牠？什麼銀行？和大城市是怎樣的金融和商業的關係？和金融中心的這個或那個分支的連系怎樣？他們對於失業感覺得怎樣？對戰爭怎樣？對新稅（羅斯福總統的新計劃）怎樣？等等。這些當中湧現着一幅融合的圖畫。」

這種慎重的寫作態度，是值得每一個文藝通訊員去學習的。對於某一個地

方，如果我們了解不充分，沒有正確的材料，是很難于去分析和作有系統的報告的。

不過，在作採訪活動時，也有幾點要注意到的。比方，在某村某家發生了漢奸機關被破獲的案件，你要到出事地點去進行採訪工作，第一步你當然去找和這事件有關的人談話，但在進行談話的時候，你就要注意到被你訪問者是屬於那種階層，對方人物的趣味，生活，知識水準等這幾方面，來決定談話的方式。要想法去控制你所訪問的對象，不要被 he 控制你。可用旁敲側擊的方法，從側面去做文章，使他不知道是在被你訪問，存着戒心，以後再轉到你所要訪問的中心來，這才能達到你所要求的目的。

除平常時要進行的調查訪問工作外，如有突發的事情發生，文藝通訊員必須儘量找機會親身去調查觀察。如四月十日敵機來炸廣州寶華中約大利車衣工廠這件事，當你接到了（可以從當天的報紙，傳聞，或特別情報。）這件消息

後，要馬上趕到出事地點去，把當時的災情，死傷人數，和被難家屬訪問的情形迅速地反映出來。

三，初習寫作者，常常感到不慣于運用自己的工具（筆），有許多好的題材，因了文章寫不好，或不知道如何去把握住這個題材的中心，於是失望了。我常常遇到這樣的問題：「怎樣才能寫得好？」或者是「我們這兒是國防前線，題材多得很，但是要怎樣去寫呢？」這個問題，是有關於個人的文學修養的。解決的辦法，絕不是讀一兩本書，聽取一兩個人的意見所能做到，以我的意思，最好的辦法，只有多寫多讀，另一個補救的辦法是運用集體的研究。

因此，寫作研究會的組織，對於文藝通訊員是十分必要的。這研究會可由三個至五個組織起來，每星期開會一次，決定讀書計劃，寫作計劃，進行讀書討論等。每次由大家指定了一本必讀的書，讀後即可用集體的方法來討論；寫作時遇到了什麼新困難，也可以提交大家來討論。最好能把自己寫好的文章互

相交換讀，讀後即展開討論，這是用集體的力量來教育自己，訓練自己的好方法。

至于該讀些什麼書呢？我以爲每個文藝通訊員，初步的文學理論修養的書籍是應該讀的，這幫助自己對於文藝創作的了解是很大的，書目介紹如下：

茅盾：

創作的準備

生活

蘇聯文學顧問會：

給初習寫作者的一封信

生活

高爾基：

我的創作修養

天馬

蘇聯作家：

我怎樣寫作

聯華

周鋼鳴：

怎樣寫報告文學

生活

沈起予譯：

文學修養的基礎

生活

福斯脫：

小說與民衆

生活

樓逸夫譯：

新文學教程

天馬

四，文藝通訊員賴宗念君，他感到一旦無文藝朋友傾談，更無志同道合同志來指導，於是深深地感到了失望。

其實所爲「志同道合」的文藝同志，絕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到處都有我們的同志存在，到處都在生長着文藝的種子，只是我們沒有好好地去發現，沒有去注意到就是了。

爲了使這一向被忽視的工作，得到合理的解決，每一個文藝通訊員，都負有發掘新的細胞組織的任務。他們得先從自己週圍找起，是否能找得到興趣，志願相同的朋友，先把他們組織起來，進行集體的討論和研究。如果在自己週圍找不到，那可以利用救亡團體的關係，職業關係，親戚朋友的關係去介紹。知識，修養的不齊絕無大碍，因爲我們會在集體生活中，使自己慢慢的長成起來的。

文藝通訊員的組織問題

在前面，我們曾說過：「文藝通訊員運動，是要把文藝這一戰鬥武器，從少數作家，知識份子之間，解放出來，成爲一個廣泛的群眾運動。」這一運動的展開和鞏固，是建築在廣泛的群眾基礎上面，因此有一個系統的，健全的組織是十分必要的。

對於文藝通訊員的組織問題，由於這一運動本身，到現在還剛剛在開始，還沒有人注意過，在這兒我們所提的，只是廣州文藝通訊員總站的一點意見，作爲這一工作展開後組織工作的參考。

我們以爲文藝通訊員運動，在這時是需要來一個全國性的，換一句話說，應該在一個全國政治，文化，經濟集中的地方，如今日的漢口，廣州，設一個

全國性的總站。這個總站在各大城市設立分站，分站底下，在各鄉村，市鎮，救亡團體，工廠，部隊（包括各種各種作戰部隊，如自衛團，游擊隊，正規軍等），學校，文化機關，交通綫，戰區，游擊區等地設立支站，每支站的組織，由三人至五人組成之。

由一兩個個別的文藝通訊員，可以發展成一個支站，由十個八個以至無數個的支站，可以組織成一分站，這種分站的產生是看了它底需要來決定的。如在一個中心城市，它底週圍有五縣至六縣，在各縣中，又有幾十個支站，由于事實的需要，各支站可直接向總站請求設立分站，或由總站根據事實的需要去組織，以便于各支站間的聯系，以便于支站與總站間的聯系，要不是這樣，當支站的工作廣泛的發展起來，總站由于人力才力的條件限制，能使這工作變得非常遲緩。總站的工作人員忙是忙得頭昏眼花，而支站的工作同志却感到總站太不負責了，對他們疎遠了，不能迅速的替他們解決問題。分站的組織，一面

是和總站取得密切的聯系，另一面可以直接去指揮各支站，進行研究和工作。

現在，關於各級站的組織系統，我們可以來談談。

總站——總站是一個神經中樞，如果總站不健全，可能直接影响到底下各級站的工作的；因此，總站的組織非有一部份真正肯埋頭苦幹，經驗豐富，修養充實的文藝工作者來負責不可。

在總站內又可分為指導，服務和組織等三部。

A. 指導——負責各文藝通訊員問題的解答，寫作的指導，研究，寫作綱領的印發。他們要不怕耐煩地，常常和各文藝通訊員通信，當某一個同志發生了某種工作上的困難，而不能立即解決時，他們可以給總站（分站也可以）來信，要求解答。總站的指導部，即刻要指定某一個對該問題有深切研究的人，去負責寫回信答覆，如問題非一人所能解決者，可以用集體討論會的方式來進行討論，解答。

這一部的工作，是最重要而且繁重的，因此需要很多經驗與學識均很豐富的工作同志來負責，最好是專請有在文藝界素有歷史的作家來担任。

B. 服務——這一部純粹是以事務為中心的，他所負的責任，是向各級站，及文藝通訊員介紹新出版的文藝書籍，什誌。（最好能每月油印新書什誌目錄發下。）如通訊員住的地方是偏僻的，買不到任何的文藝什誌，書籍，他們可以把錢寄由服務部負責代為採買寄奉。

再次，服務部要和各報章，什誌，取得一個很密切的聯系，根據了各方面的需要，隨時供應文藝通訊稿件。

C. 組織——這一部專管文藝通訊的發展，組織，和登記等事宜。它不時要向各級站，通訊員提供會務的活動報告，必要的組織工作方針的指示。如在某一部份工作重要，某一部份工作次要；某一部份的組織工作應該迅速的建立起來，怎樣去建立，用什麼工作方式。

除了這三部外，看事實的需要，可以設立若干特種委員會，如出「文藝通訊」機關雜誌，出有關於文藝通訊員活動的叢書等。

至于分站的組織因為規模小，受着更大的人力才力的限制，可以不用這樣嚴密。組織系統可以採用總站的組織法。可能出點雜誌和叢書之類更好，不可能，文藝壁報的工作是需要建立的。

支站可以把指導改為研究，經常負責召集各文藝通訊員開寫作研究會，讀書研究會，進行研究工作。服務則負有把支站的意見，活動情形和困難，用書面報告給分站或總站，有稿件時也由服務寄發，組織專管發展，吸收新文藝通訊員等工作。

我們最大的要求，雖然是建立全國性的文藝通訊網，但是由于事實上的困難，規模小一點組織的建立也是必要的，如現在廣州設立的文藝通訊員總站就是一個例子。它包括着廣東全省，福建，廣西，貴州，雲南，湖南的一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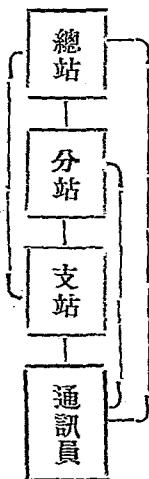
它可以成爲西南角唯一文藝通訊員運動的樞紐。在這時它是西南的文藝通訊員總站，如全國性的總站一成立，它就可以立即變成一個現成的分站。

對於這工作，我覺得應當從小處着手，在全國性的組織尚未建立起來以前，各地的文藝工作同志，可以按照這個原則去工作，到一個相當時候，這工作蓬勃發展了，再分頭的統一起來。如果要等全國性的組織成立了，各部份準備就緒了，再來發動，這在時間上是一種浪費，而在事實上是有很多的困難，我們希望忠實的文藝工作者，能把這責任担負起來，爲建立千百個文藝通訊員站，爲組織千百萬文藝通訊員，參加對日抗戰的工作而鬥爭！

附錄：

一 廣州文藝通訊員總站文藝通訊員組織大綱

一 文藝通訊員組織系統如下：



二 總站設於廣州，支站散佈於各農村，城市，部隊，學校，工廠，救亡團體，戰區，游擊區，交通線等。

三 三個通訊員以上即可成立支站。遇必要時由總站指定重要地區設立分站。

四

各級站內設組織，指導（支站則設研究），服務三部。各部工作如下：（1）組織部——管理組織及發展新通訊員。（2）指導部——管理問題解答，寫作指導，研究大綱，寫作大綱的製發等。（3）研究部——管理寫作研究會之召集，推動各通訊員之寫作活動，組織通訊員集體寫作活動等。（4）服務部——管理稿件之寄發，分配，代各分支站或各通訊員代購買書籍刊物等。

五

總站由九人至十五人組成，分站由五人至九人組成，支站由三人至五人組成，每部推一人至三人負責。

二 廣州文藝通訊員總站之文藝通訊員登記表

文藝通訊員登記表

動活與織組的員訊通藝文

考 備	作工的任担所在現	處訊通	名 姓

附註：通訊員登記請照此格式

三 廣州文藝通訊員總站舉辦的五月文藝通

訊競賽辦法

- (一)不論那一階層，那一職業的人都可以參加。
- (二)一切反映五月的文藝通信，報告，速寫，都可以加入競賽。
- (三)六月十五日截稿。
- (四)一共選取十五名。
- (五)聘請名作家担任評判。
- (六)選取者姓名於六月三十日以前在救亡日報上公佈，作品在各雜誌上發表。

(七) 選取者獎給下列書籍各一冊：

茅盾著：創作的準備

司馬文森著：戰時文藝通俗化運動

周鋼鳴著：怎樣寫報告文學

張仲實譯：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

沈起予譯：文學修養的基礎

蘇聯作家合著：我怎樣寫作

高爾基著：我的文學修養

(八) 寄稿者廣州市維新路南朝新街九號三樓文藝通訊員總站收。

(請註明「參加五月競賽」字樣)



我們打衝鋒

再版出書

每冊三角

本書是尤兢先生于抗戰後所寫的劇本，都是獨幕的報告劇，有六齣：
(一)省一粒子彈，(二)我們打衝鋒，(三)以身許國，(四)通州城外，(五)
雪裏紅，(六)給打擊者以打擊。各劇均經各地救亡劇團採用，以作台本，
演出效果，非常良好。在長期的神聖抗戰中，這是給民族戰士的一本最好
的禮物。

地址：漢口交通路生茂南里六十三號

漢口大衆出版社發行

分發行處

廣州鹽運西三巷三號
長沙東長路二〇二號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每冊實價一角二分

翻印	不准	所有	版權
----	----	----	----

主編人 汪 馥 泉

著 作 人 司 馬 文 森

發 行 人 盧 芳

出 版 者 大衆出版社

總發行所 漢口交通路生
成南里六三號

分發行所 廣州鹽運西路三巷三號
長沙東長路二百零二號

